

学术研究 丛书

总 编: 田 丰 李旭明
执行主编: 叶金宝 罗 苹

诠释与澄明: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学术研究 丛书

总 编: 田 丰 李旭明
执行主编: 叶金宝 罗 苹

诠释与澄明: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诠释与澄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田丰，李旭明
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
(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07532 - 9

I. ① 诠… II. ① 田… ② 李… III.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IV. ①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420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诠释与澄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主编：田 丰 李旭明
执行主编：叶金宝 罗 苹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7532 - 9

2010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2
定价：29.00 元

目 录

序：我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001

第一部分 本真精神与当代价值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问题的几点思考
——从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批判继承的观点看 刘放桐 009

马克思哲学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 俞吾金 028

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双重解读 衣俊卿 048

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什么 王南湜 057

思入现代社会的本质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刍议 张曙光 064

形而上学批判·资本逻辑与总体性·社会批判理论
——马克思哲学的三个批判维度 仰海峰 085

活动、生命、意见和思维方式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 李文阁 103

生活与自由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 杨 楹 120

第二部分 逻辑体系与基础问题

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不变性与可变性 黄楠森 143

一个值得商榷的哲学命题

——关于“合规律与合目的”问题质疑 陈先达 157

对三个基础性问题的辩证思考

——读稿札记 朱德生 183

哲学原理教科书中若干问题质疑 杨寿堪 202

关于哲学原理教科书几个基础性问题的质疑 张尚仁 214

第三部分 研究方法 with 解读模式

全球化趋势与马克思的方法论 田 丰 227

提升、开拓、调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反思 刘森林 243

谁之“现实”与何种“合理性”

——立足“思想史”的视野对马克思哲学研究所作的审视 袁祖社 257

从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

——兼评解读马克思的两种学术取向 杨学功 274

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

——一份清理与辨析 聂锦芳 286

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与理论存在样式的转换 贺 来 304

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多样性的历史意蕴和当代价值 胡大平 321

第四部分 历史比照与当代会通

研究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正本清源”方案 赵敦华 337

中、西、马哲的历史对比和当代会通 陆剑杰 359

比较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张立波 380

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 王雨辰 398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分离与会通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一种考量 李佃来 412

序：我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以笔者之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以 21 世纪初为大致界限，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可名之为回归实践哲学范式，后一阶段则可名之为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或回归历史唯物主义）。但要理解这种变化，还要回到原本的马克思哲学那里去，把握住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的实质，以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性。

我们可以从如何看待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把全部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这两种理论传统的对立，其实质是如何看待实践或人类生活本身与理论活动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这一关系构成了任何哲学思维据以出发的前提，而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的方式则决定了一种哲学思维的进路或理路。既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的排列方式，那么，我们由此便可以分辨出两种对立的最为基本的哲学观念或哲学理路来：一种为实践哲学理路，另一种则为理论哲学理路。如果认为理论思维为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理论思维并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生活，并不能在生活之外找到立足点，认为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就是实践哲学的理路；如果认为理论理性可以超越于生活，在生活之外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点，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则就是理论哲学的理路。

照此分类方式去观察人类的哲学活动，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主导理路显然是理论哲学，无论是古代哲学还是近代哲学，基本上都属于理论哲学之理路；实践哲学虽然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有所发展，但是，一则在他那里思辨或理论活动仍具有最高的位置，另则这一实践哲学传统在其后并未得到如理论哲学传统那般的高度发展。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理路贯穿于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之中，直到 19 世纪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登峰造极之后，才受到认真的挑战。而既然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是两种可能的哲学理路，那么，对于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理路的挑战，便只能是来自于实践哲学。诚如倪梁康先生所言，“实际上黑格尔以后的现代哲学，在总体上是某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反形而上学”。这样，作为反形而上学理解的实践哲学，便包含了一个相当宽广的系谱，即如哈贝马斯所言，这样的实践哲学，“不只是指可以追溯到葛兰西和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批判理论和布达佩斯学派，萨特、梅洛—庞蒂以及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的存在主义，恩佐·帕奇到南斯拉夫实践哲学家的现象学），也包括主张激进民主的美国实用主义（米德和杜威）以及分析哲学（泰勒）”。以伯恩施坦之见，这个系谱中甚至还可以包括像克尔凯郭尔这样的哲学家的思想。这也就是说，在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向，而这一转向，若追溯其源头，则非马克思莫属。或者说，早在理论哲学获得高度发展并暴露出其理论困境的 19 世纪，马克思就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开创了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路向。这一路向的根本特征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理解。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马克思有过大量的论述证明他的哲学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对此，人们是不难从马克思本人的有关言说中找到证明的。马克思在许多场合谈到过的哲学

的终结或对于哲学的否定，显然就是对于整个传统理论哲学的否定。既然其前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是理论哲学，那么，马克思对于哲学的否定便是对于理论哲学理路的否定。

西方实践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但马克思的哲学虽然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有类似之处，却又有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于实践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实践在人类生活中地位的不同理解上。基于这种不同，我们可以把实践哲学区分为古代和现代两种类型或范式。在这一区分中，中国古代哲学当可视为一种古代实践哲学的典范，而马克思哲学则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的典范。亚里士多德的那种与理论哲学并列、以处理那些理论哲学不能处理而又为人类生存之根本的问题的实践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则为西方古代哲学中之特例。

但进一步看，现代实践哲学并非是铁板一块的东西，而是其中也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论倾向。固然，人们已经从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杜威等人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其哲学的种种相似之处，但说原本的马克思哲学与杜威、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同属现代实践哲学范式，却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同一种哲学，具有同样的哲学主张。例如，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激烈地反对旧形而上学的，就此而言，说他们的哲学属于现代实践哲学是不成问题的，但属于同一种思维范式的哲学，可能有着十分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主张；而不属于同一种思维范式的哲学之间倒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不同。事实上，哲学理论之间的尖锐对立，一般说来也只发生于同一种思维范式的哲学之间，如古代的原子论与理念论之间的对立，近代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对立。在现代实践哲学范式内，虽然都强调直接的生活世界的重要性，但马克思对于物质生产实践的重视却

是与众不同的。这正是马克思哲学之为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

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哲学之典范的现代实践哲学，并不是说所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也都自然地属于现代实践哲学之范式。事实上，对马克思哲学的流行解释，基本上不属于现代实践哲学范式，而是属于理论哲学理路的实体性哲学或主体性哲学。在国内，几十年来，也是上述两种解释居于支配地位，即，20世纪80年代之前，先是实体性解释的一统天下，而自80年代以来，则兴起了一种主体性哲学。这两种解释都未能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实质，都把马克思在哲学思维范式上的革命性变革掩盖起来了。主体性解释虽然比之实体性解释有着更大的优越性，但它仍属于近代理论哲学的范畴，因而，它就仍未能恰如其分地揭示出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范式的本质特征来。而只有从超越了近代主体性哲学，从而一般地超越了理论哲学理路的原则上看问题，才能够理解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实践哲学之典范的意义。因而，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哲学界又对这种主体性哲学开始了反思。但这一反思起初是借助于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进行的，其结果是虽然划清了马克思与近代主体性哲学之界限，但却往往将马克思哲学混同于其他现代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既然实践哲学是现代哲学的一种主导性潮流，具有一种极为宽泛的谱系，包括了几乎一切反形而上学而主张回归现实生活的哲学流派，因而面对这样一种宽泛至极的概念，便非常有必要对之进行辨析，以便能够分辨出在实践哲学这同一名称下的不同哲学旨趣，特别是辨别出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如果说在实践哲学的转向之初，人们在与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对立的意义上，将各种实践哲学视为一个笼统的整体性存在，而无暇顾及其间的差别，以便在互相发明之中理解实践哲学之实质，还有其合理之处的话，

那么，在实践哲学已成为一种强劲的思想潮流的现今，是到了辨析各种实践哲学的差别的时候了。不然我们就只能不断地谈论实践的转向，而不可能使这一转向深入下去，以真正推动实践哲学的进展。于是，一个目标在于划清马克思与其他现代实践哲学流派的任务也就摆在了人们面前。事实上，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讨论，正是人们力求揭示马克思哲学不同于其他现代哲学之独特性的努力。以笔者之见，揭示历史唯物主义之本真意蕴，正是阐发马克思实践哲学独特性之关键所在。无疑，这是实践哲学转向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深化，一个回到本真的马克思哲学的举动。

《学术研究》一直致力于组织编发高质量、高品位，能反映出马克思哲学研究最前沿成果的理论文章，从而将马克思哲学话语置于当代的学术语境中，将本真的马克思哲学呈现于当代人的视野中。特别是从2001年起开设“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系列笔谈专栏和“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栏目以来，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这些文章正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转变过程，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直接见证。现在，《学术研究》编辑部从这些论文中选取了部分篇章结集成册，名之曰《诠释与澄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以飨读者，我以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编辑者嘱我为文集写一序言，自知资质愚钝，难当此任，但有感于编辑者对学术之高度热忱，故敢不揣鄙陋，勉力为之。以上议论，纯属一孔之见，见笑于方家了。是为序。

王南湜

庚寅年初冬于南开大学西南村

第一部分

本真精神与当代价值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问题的几点思考

——从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批判继承的观点看

刘放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究竟怎样理解，应当用什么名称来表达它？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这曾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和教科书中还是在有关党政文件中，都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过去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表示他们并不笼统反对马克思的哲学，但反对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称它，理由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学说，而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强加于马克思的。这些西方学者中最有代表性并最为中国学界熟知的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他们的这类议论当时被当作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而受到我国哲学界的坚决驳斥。

然而，最近十多年来，随着对长期以来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特别是“左”的思潮的反省和批判，哲学界也在认真检讨和总结过

[1] 胡克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含糊的遗产》(1956)中，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1960)中对此都作了大量论述。

去在这方面存在的种种片面性，其中包括那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名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各种曲解或误解；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也使大家得以更多地接触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材料，特别是过去未正式完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本人的一些重要哲学著作，从而大大扩展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的视野；同一时期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一时代的现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也为哲学界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的邓小平理论在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所显示的伟大力量，更是促使人们进一步突破以往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框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

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和它的理论形态（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以及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发展）都有必要重新加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只能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是，又怎样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赋予它的意义与后来它被教条化和僵化的意义区分开来？如果还可以作其他表述，又怎样具体表述？这些不同表述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又怎样？至于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哲学界近些年来一直在认真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和理论形态（包括它们的指称）的回答就形成了几种不同见解。除了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外，还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类哲学等提法，另一些专家则试图用人学、生存论等理论来对之作出解释。各方都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较具体和详细的表述，但彼此之间有时似乎缺

乏充分理解，因而远未达成共识。这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不仅是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和现实政治意义。要妥善解决它们，既要有突破旧的过时的理论框架、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的理论勇气，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防止出现新的偏向。一些人提出的新见解可能是对过去被僵化和教条化的理论框架的突破，但也可能被持不同意见的人怀疑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或者说其本来意义的偏离。对此人们的具体认识一时难以完全一致，需要不断进行多层次、多视角、多方面的探索。在这方面任何一方都应善待不同意见，而不要简单地以政治评判代替哲学理论评判。

重新学习、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马哲界的任务，也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愿意把它当作自己的实践和研究的指导思想的人的任务。现代西方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一时代的哲学，无论从对本学科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来说还是使本学科研究更好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来说，本学科的研究者都应当同时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哲界探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等问题也是西方哲学研究者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无论是就其所取得的进步还是受到的扭曲来说，都与西方哲学本身的状况以及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它的本来意义上，西方哲学研究者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作出贡献。笔者正是抱着这种态度近年来较为关注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其中包括重新认识马克思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批判继承，企图由此对当前我国哲学界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及其理论形态问题